

——首部讲述患者通过合法途径维权的长篇小说——

# 忐忑 求医

看病也是一种冒险

谨以此书献给全国7000万颈椎病患者  
献给数亿低头学习、伏案工作的颈椎病隐形患者

吴学军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志下  
求医

看病也是一种冒险

吴学军◎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志忑求医 / 吴学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360-6581-9

I. ①志…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0970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张 懿 李珊珊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零五艺术设计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 1插页  
字 数 240,000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马上手术	001
第二章	大出所料	021
第三章	讨求公道	036
第四章	为爱吐真	043
第五章	病友支招	063
第六章	渐入佳境	079
第七章	跌落陷阱	091
第八章	隔行隔山	116
第九章	唇枪舌剑	143
第十章	贵人相助	163
第十一	冒险行动	181
第十二章	行动败露	194
第十三章	虎口脱险	210
第十四章	再次落败	229
第十五章	峰回路转	246
第十六章	胜之不暢	263
尾 声		281

## 第一章 马上手术

—

早上8点，南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大楼一楼大厅，人头攒动，挂号处六个窗口前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龙。

麦苗愁眉苦脸，在人比较少的地方站着，她丈夫赵应元在排队的长龙中，他一边排着队，一边向左上方巨大的专家接诊牌瞅，从上到下，一行行扫描下来，周一上午栏，清晰地写着，脊柱外科：骨科主任、主任医师秦辉。秦辉，他心中窃喜，曾见过关于他的新闻报道，依稀记得，他被誉为全市外科的“一把刀”。他当即打定主意，掏10块钱挂了个脊柱外科专家号。

赵应元左手拿着白色门诊病历，右手扶着妻子，按照指示牌，上到二楼，找到脊柱外科。他先扶妻子在一排绿色塑料椅上坐下，然后，使劲挤近护士站工作台，插单排队。

麦苗来得算早，但在主任医师秦辉的诊疗室，只能排在第11号。秦辉，名医，全市脊柱外科的领头羊，找他看病的人自然很多，慢慢等吧。脊柱外科接诊大厅和走廊挤满了人，弥漫着一种怪味，这怪味由药

味、消毒水味和人体的汗味混合而成，难闻又不得不闻。麦苗微微低着头，两手托着下巴，忍着颈肩剧痛坐在低矮的塑料椅上。赵应元不耐烦地站在妻子前面，皱着眉，他平时特爱干净，嫌这一排排的椅子被形形色色的病人坐过，每张椅子不知有多少细菌，他不愿坐下。

足足等候了两个小时，戴着口罩的护士才将麦苗领进专家诊疗室。主任医师秦辉穿着白大褂，坐在一张白色办公桌前，年纪五十出头，大块头，胖脸，精神饱满，用手示意她坐下。麦苗忍痛，低头弯腰，在医生办公桌左边的椅子上坐下：“医生，您好！”

秦主任让她讲述一下自己的症状，麦苗只讲了约半分钟，只见他用手势果断地制止了她的陈述，拿起笔，飞快地开出核磁共振（MRI）检查单。

市一医不愧为全市规模最大的三甲医院，办事效率那叫一个高。秦主任甫写完核磁共振检查单，一位身材偏矮、偏瘦，前额染着一小撮红发，穿着白色护士服的护士，犹如天使般悄然降临在麦苗所坐的椅子后，不同的是，天使会带着一双白色翅膀，白衣天使却推着一辆黑色轮椅。麦苗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白衣天使就将她扶上了轮椅。秦主任吩咐麦苗丈夫赶紧去交费。

瘦弱的白衣天使力气还真不小，用手轻轻一拨，轮椅瞬间来了个180度转弯，坐在轮椅上的麦苗，她的脸已经面朝门了，轮椅被推出诊疗室，站在门口的病人家属纷纷避让。白衣天使身手好敏捷，眨眼间就将轮椅推出一丈开外，看不出来，还真看不出瘦小的白衣天使竟有如此功力。麦苗胆战心惊地坐在轮椅上，她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怎么自己陡然间就成了重病人，坐在了轮椅上。白衣天使推着轮椅在门诊部大楼复杂的走廊中几经穿梭，进到一个小厅，麦苗抬头一看，门楣上写：“核磁共振室”，轮椅来了个急停。“核磁共振室”五个字让她胆怯：“我患了什么病呀，怎么要做这种检查？”她参加工作七年来，每年单位都有体检，有心电图、超声波、X光，从没做过核磁共振检查，“核”这个字让她感觉有点怕。

厅内，五排绿色塑料椅上坐满了病人及家属，瞧这阵势，下班也检查不完。

核磁共振医生工作室走出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男医生，白衣天使双手离开轮椅，娇手一挡，拦住男医生去路，当着患者麦苗的面，压低嗓子，语气充满恳求：“柳医生，这位病人是我们秦主任亲自看的，病情比较严重，主任请您帮忙看能不能提前做个检查？”

坐在轮椅上的麦苗被白衣天使的热情所感动，热泪盈眶，她强忍着，不让她流出来。这位白衣天使与自己非亲非故，她却给予春天般的温暖。

柳医生的笑容非常灿烂，满脸的皱纹像菊花一样在脸上绽开：“秦主任的病人，好，我马上去安排，下一个就让她检查。”柳医生转身就往回走，扭头问了一句，“交费了吗？”

“她老公已经去交了，马上就送单过来。”

柳医生返回核磁共振医生工作室，不一会，核磁共振室推出一位躺在白色轮式床上的老翁，柳医生从工作室出来，用手示意白衣天使将坐着麦苗的轮椅推进核磁共振室。其他排队苦候的病人及家属，看着这一切，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嘀咕：“这坐在轮椅上的患者刚来，怎么就被安排进去检查？”也有胆大的，也只敢低声抱怨：“这岂不是赤裸裸插队嘛。”

“怎么能这样呢？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

“算了，人家都坐轮椅了，说明特别严重。”

后面的没有再说什么，只能用无奈的眼神看着，谁敢在此得罪医生？

乳白色的核磁共振仪比传统的X光机大二三倍，前者，整个机器呈卧式，后者，机器呈立式。核磁共振仪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即有个白色太空舱，患者须躺在可移动板上，被推进太空舱，看起来挺疼人的。瘦小的白衣天使使劲将麦苗扶上了核磁共振仪可移动箱里，然后推着空轮椅出了机房。

医生工作室约五六平米，与核磁共振室之间有一块长方形的厚重玻璃，比小车前窗玻璃稍大，柳医生坐在一张白色桌前，右手轻点鼠标，用计算机操作。

大约二十分钟后，核磁共振室厚重屏蔽门徐徐打开，麦苗已离开了核磁共振仪，自己走了出来，白衣天使早就推着轮椅在机房门口候她，她前脚刚迈出，白衣天使不由分说，迅速地将比她高一个头的麦苗扶上轮椅。

麦苗老公赵应元瘦高个，眼镜镜片比较厚，书生气地站在一旁，插不上手，帮不上忙。

麦苗屁股刚刚落座，尚未坐稳，还有点晃，只听到白衣天使发出一声惊叫：“唉呀”，麦苗本能的双肩一抖，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了什麼大事。

“唉呀，您——您——您的颈椎病太严重啦！”白衣天使惊叫道。麦苗扭头瞧白衣天使，天使满脸的关切、关心、关怀、关爱，仿佛真正的天使降临人间。

顿时，麦苗的脸铁青铁青，吓得够呛，颤声问：“真、真的很严重吗？”

“人体颈椎总共有七节，您三节有问题，三个椎间盘突出，严重压迫了神经，你说严重不严重？”白衣天使将“严重不严重”五个字的音抬得很高、很重、很吓人。

“啊！”麦苗心惊胆颤，心想：“颈椎的三个椎间盘突出，还压迫神经，难怪右手手指发麻，天呐，哪以后右手还听不听使唤，如果不听使唤，不能动手写稿，以后怎么完成最低工作量呀？”她在《南州日报》社要闻部工作，首席记者，跑教育文化旅游线，他们报社早就摒弃了固定工资制，不吃皇粮了，所有记者每天都得写稿赚工分，每月400分是最低工作量，一般的新闻稿件只有5分至20分，她这个首席记者并非浪得虚名，是用稿件堆出来的。

柳医生从医生工作室出来，右手拿着一张白色的检查报告单，径直



朝麦苗走过来，将报告单递给麦苗。她接过来看，上写“南州市第一人民医院MRI检查报告单”，下有三大内容，检查部位、检查所见、检查意见。“检查所见”的描述艰涩难懂，什么“C5/7颈椎间盘膨出”，什么“颈椎体边缘不同程度骨质增生”，她尚没看完，只听柳医生语气沉重地说：“小姐，你的颈椎问题简直太严重啦！”

“医——医生，我的颈椎病严重到什么程度？”麦苗颤声道，她吓得咬字都不清了，忙停止浏览，实际上，她也看不懂检查报告单上的内容。

“唉，你现在生理年龄三十，颈椎年龄却已经超过六十啦！”

麦苗发出“啊！”的一声，随即周身颤栗起来，鼻子也不由得一酸，眼泪簌簌而下，二十分钟前，那次是感动的泪水，这次是悲恸的泪水。能不悲伤吗？她今年刚踏入三十岁这个女人最为敏感的门槛，这道门槛上的女人，犹如一朵夏天盛开着的鲜花，如果有阳光，有雨露，艳丽和芬芳可以保持很长一段时间。柳医生一句“你现在生理年龄三十，颈椎年龄却已经超过六十”，不啻当面向她宣布，你这朵鲜花已经凋谢，已经枯萎，你已经是老年人了。

她丈夫赵应元怔怔地站在一旁，心里凉飕飕的，沮丧写在脸上，作为一个男人，心理素质忒差了点，此时此刻，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安慰受到极度惊吓，瑟瑟发抖中的妻子才对。

“必须赶紧接受治疗，否则，你的颈肩部位会越来越沉，越来越疼，最后，不但颈椎病会越来越严重，还有可能患上神经官能症。”柳医生的话越来越恐怖。

“神经官能症？”顿时，麦苗想死的心都有，精神崩溃，彻底的崩溃，她颓然瘫坐在轮椅上。刚才柳医生说“你的颈椎年龄却已经超过六十”，让她遭受了第一轮打击，“神经官能症”这句话，又使她遭受了第二轮打击，就算钢铁炼成的人也受不了哇。

“小晏，你们科还有病床吗？”柳医生问白衣天使，原来这位瘦小的天使姓晏，凡间的。

“非常、非常紧张，很多病人都在排队等病床呢。”晏护士认真地说。

“这位小姐的病非常严重，她那么可怜，请你们秦主任想想办法，腾出一张病床来吧！”柳医生的话如春风杨柳，使刚跌入冰窟的麦苗感觉到一丝温暖。

“我试试！”晏护士坚毅地点着头，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麦苗坐在轮椅上，双手紧紧地拿着核磁共振报告单，被推回门诊部大楼脊柱外科专家诊疗室，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核磁共振报告单双手递给秦辉主任，秦主任用犀利的目光一扫报告单，浓眉紧锁，将报告单轻轻地扔在桌上，两手一摊，为难地说：“你的病太严重了，需要住院，可是，现在病床确实太紧张，唉！”

站在轮椅后的晏护士急了，飘然来到秦主任身旁，俯身央求道：“主任，刚才核磁共振室柳医生说，她的颈椎年龄都已经超过六十，再不及时治疗，一生就毁啦！”天使，上帝的使者，受差遣服侍信奉上帝的信徒。麦苗心中，再一次将晏护士幻化成天使。麦苗在大一时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无神论者，上帝竟派天使来关心她，关心一个非信徒，麦苗感动的眼泪再次涌出。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她三次流泪，近十年，不，可以说近二十年来，她也没有流过今天那么多感动的，惊吓的泪水。

秦主任望望天使，又望望无助的麦苗，下决心似的点了点头。只见他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大概给某主治医生，一个给护士长，问病床情况，然后开出一张入院通知书。

白衣天使如释重负，吁了一口气，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麦苗第一次发现，晏护士原来也挺漂亮的。

秦主任将入院通知书交给在一旁发呆的赵应元，嘱咐他拿着入院通知单去收费处交5000元押金。

晏护士兴奋地推着轮椅将麦苗送到住院部大楼，乘电梯上到第十四层的骨一科。轮椅被推出电梯，向左，迎面是铺着绿色弧形大理石台面

的护士站，台面约有四米宽，右边摆放着一个精美的青花瓷花瓶，花瓶上插着一束鲜花，给人以温馨的感觉。护士站左右两旁，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分布着好几十间病房。走廊里，几个护士脚步飞快，在忙碌着；七八个穿着蓝白相间条纹服的患者在走廊里慢慢散步；一个家属模样的中年男子提着热水瓶去打水。

护士站已有一位护士等在那里，办事非常麻利，将麦苗领进了病房。

病房里设有三张床，31、32和33床，麦苗被安排在33床。33床靠窗户，窗外有一个小阳台，阳台尽头有一个小洗手间。

在住院部一楼大厅收费处交了住院押金后，赵应元匆匆上到十四楼，在护士指引下，来到病房，见妻子已躺在雪白的病床上，心中悲戚，俯身轻轻抚摸着，心中不解：平时，妻子时不时颈肩会发硬发酸，揉揉就好了，只有昨晚，颈肩才疼得比较厉害，今天，怎么就成了重病号了？

## 二

当晚，病房里，电视播放的新闻联播刚结束，穿着白大褂的秦主任走进麦苗的病房，后面紧跟着他最信任的廖护士长。按理，综合性三甲医院各科室的护士长都享有绝对的特权，不用值班，今日下班，廖护士长见秦主任没走，她也没走。

麦苗躺在雪白的病床上，右手搁在被子外，打着吊针，双眼无神地望着天花板。丈夫赵应元精神不振地坐在一旁。

赵应元见秦主任走了过来，赶忙站起身子打招呼：“秦主任，您来了。”他从心底里感激秦主任，没他的特别关照，病床那么紧张，老婆住不进来。

麦苗左手食指和中指压在右手掌背的静脉针上，小心翼翼地坐起来，背靠在病床上，赵应元赶紧将枕头抽出，垫在她腰后。

秦主任左手插在白大褂衣袋里，右手拿着医嘱卡，关切地问：“颈

肩的疼痛好点了吗？”

“好多了，谢谢您！”

“那是止痛针起的作用，只能在较短时间内起止痛作用。你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非常不乐观，你的颈椎增生非常严重，不仅严重压迫了神经，还压迫了部分颈动脉。”

上午的时候，她从核磁共振室出来，白衣天使就曾说“人体颈椎总共有七节，您三节有问题，三个椎间盘突出，严重压迫了神经”，麦苗当时就已经被吓坏，现在，秦主任的话更如晴天霹雳，“颈动脉被压”等于说大脑供血主管道被压，小命还有吗？

秦辉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尽快做手术，将压迫物切除。”

“做，做手术？”麦苗一听，本能地缩了一下脖子，身子抖得像打摆子，她从来就没想过做手术，无法接受要做手术的现实。

秦主任面色凝重：“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等待你的只有瘫痪！”

“瘫，瘫痪！我，我只是手有点麻，脚没事呀，怎么会瘫痪？”

“如果不及时做手术，绝对会瘫痪，这种病我见过成百上千！”秦主任的态度不容置疑。

“及时？”麦苗无助地问。

“手术越早，效果越好，我是为你好！”秦辉力劝着。

“万一手术……”她颤声道。她担心手术失败，以后不能生孩子。婚后前三年，为了工作，她瞒着丈夫，采取了措施，没有要孩子。第四年，经不住丈夫的催促，她决定要孩子，可又一直没能怀上。手术万一失败，导致身体有问题，以后生孩子就更没了希望。她做记者的，见过许多离婚的，虽然离婚理由千千万万，但年轻夫妇离婚的多半没有孩子。有孩子的家庭是三个点，三点成一面，比较稳定，没有孩子的家庭是二个点，只能成一条线，脆弱得很，说散就散。

秦主任右手手掌按在左胸前，这动作，好像运动员获得冠军升国旗时的手势，像表态、像宣誓，说：“32床的病情同你基本一样，她就非常果断，已经签了字，手术明天上午九点半进行，我亲自做。放心啦！”

这样的手术，本人做了上千例，没有不成功的，可以说，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32床，姓袁，名海霞，建设银行南州分行梁行长的夫人，此时，在小保姆的陪同下，在住院部大楼与行政大楼之间的花园里散步，饭后百步，她坚持了十多年。

“你真好运，我们主任答应亲自为你做手术。”旁边的廖护士长不违时机地插话，她身材矮小，肤色黝黑，鼻尖鼻宽，说话本地口音极浓。

骨一科主任、主任医师秦辉答应亲自做手术，麦苗心生感激。寇建勋副主任医师负责这间病房，即他担任麦苗的主治医生，按理，主刀应该他。

不做手术，身体就会瘫痪，32床都已经签字，麦苗对手术的态度渐渐由绝对无法接受，迅速转化为可以考虑，她怯生生地问：“整个手术要用多少钱呀？”一年前，夫妻俩以首付五成的方式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三房一厅，128方，按揭贷款34万，十年偿还，供楼压力不小。

“住院费和手术费用1万5左右，进口钛板中等价位的3万5，起码得准备5万吧。”

“有国产的吗？”她嫌进口钛板贵了点。

“有，有国产的，不过，恐怕你不敢用。”

“国产的有批号吗？”

“有。”

“那为什么不能用呢？”记者就喜欢较真。

“国产钛板不怎么纯，含铁元素太高，放在人体的颈椎中，久了就有可能生锈，你敢用，我都不敢给你安装啦，我们要对患者绝对负责。”秦辉盯着她，见她迟迟未表态，耐心解释道：“钛板的纯度决定了手术的质量，手术时，颈椎钛板将安装在人体的颈椎中，过了几个月，骨头就会重新生长在钛片的小孔里，新的肌肉纤维就包在钛板薄片上，钛板宛如真正的骨骼一样和血肉相连，起到支撑和加固作用，钛板

因此被人们赞誉为‘亲生物金属’，如果钛板不纯，铁元素太高，在颈椎中生锈，那会要命的。”

“生——生锈！”麦苗几乎被吓晕，她想象得出生锈的钛板在自己颈椎中的恐怖。中文系毕业的她，想象力比一般人要丰富些。

“哦，忘了告诉你，国产钛板含铁元素太高，还会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手术后不能再做CT或核磁共振检查。”

“为、为什么？”

“因为铁是磁体物质。”秦主任非常耐心地说。

麦苗一想也是，每次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到医院体检，做X光检查时，医生都会要求大家将口袋中的钥匙等金属物拿出来。吓坏了的麦苗打定主意，要进口的，她仍不放心地问：“进口钛板寿命有多少年？”

“原则上说，二十到二十五年。”

“啊，最多只有二十五年呀！”她思忖，“今年，我三十岁，就算钛板能使用到秦主任所说的最高年限，二十五年，那，在我五十岁时，退休那年，还得在颈部开一刀，换一副钛板？”恐怖，太恐怖了！

“哈哈，我说钛板寿命二十到二十五年，那是从原则上说的，明白吗，实际上它完全可用几十年的，放心啦！”秦主任反应极快，不再说具体多少年，而是用模糊数学理论，二十五年是几十年，九十九年，也是几十年。如今医生真不好做，既要精通患者心理学，还要懂得模糊数学。

吓懵了，麦苗夫妻俩彻底被吓懵了，他俩用眼神交流了一下，点了头。廖护士一见她们夫妻点了头，快若惊鸿地飞出病房，一分钟不到，又回到病房，双手捧着一叠手术文件要赵应元签字。手术文件真厚，赵应元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他将这些文件放在白色床头柜上，躬身一份一份拿来看，有《骨科植入物器械及费用负担知情同意书》，《麻醉前谈话记录》，《手术知情同意书》，《输血治疗知情同意书》，《患者及家属告知书》，《护理情况告知书》等六份文件，只看了三份文件，他就开始头晕目眩，文件内容太过专业，真还看不明白。他堂堂市

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市委大院小有名气的笔杆子看这些文字都晕，若换成平头百姓，岂不直接晕倒。他吁了一口气，振作精神准备再看下去，还有三份文件呐。

见赵应元没完没了的看下去，秦主任很不耐烦，在一旁不断地催他签字，说：“不要有什么顾虑嘛，这只是手术前的例行公事，即使做阑尾炎这种小手术，也有这么厚厚的一大叠。”

赵应元踟蹰着，不想、也不敢签字。他向病床上的妻子投去询问的目光，麦苗嘴唇哆嗦，摇摇头又点点头。

廖护士长眼明手快，出手如风，迅速地拿过一份文件，径直翻到最后一页，递给赵应元，让他签字。他忐忑不安地在所有文件的最后一页签了字，至于签了几个名，他自己也记不清，反正廖护士长用手指指着在这签，他就在这签；指着在那签，他就在那签。

从早上8点到门诊部一楼大厅挂专家号，到现在的晚上8点，签完手术同意书，12个小时，短短12个小时，麦苗心理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她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现实：原以为的小病，竟是一个有可能使自己终身瘫痪的大病，必须马上动大手术。

### 三

翌日，上午8点40分，两名护士将一辆两边有塑料护板的轮式病床推进病房，在32床床尾停下。32床患者，身高176厘米、体重75公斤的袁海霞自己爬了上去，两护士将轮式病床平缓地推出病房，袁海霞的丈夫、父母不安地紧跟在后面。

由于同病相怜，虽然在同一个病房只相处了一天，麦苗已经跟袁海霞很熟了，并亲切地称她为霞姐。麦苗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趿着拖鞋，胆战心惊地跟在后面。她之所以那么紧张地跟在后面，因为，明天下午3点钟，她也会同霞姐一样，躺在轮式病床上，被推进手术室，进行同样的手术。霞姐今天的状况，就是她明天的写照，霞姐今天手术的结果，就是她明天手术的结果，她今天跟着，就是为了冲淡对明天手术的

恐惧，也可以说提前做思想准备。

轮式病床经过长长的走廊，被推进电梯，将电梯塞得满满当当，加上护士和家属，使原本就有几个乘客的电梯，显得拥挤不堪。麦苗识趣，赶紧退了回来。她知道，手术室在十八楼，由于担心手术，那天在签了各种手术文件之后，她上过十八楼，在门缝里看过手术室的陈设。

下午1时许，麦苗心烦意乱地乘电梯上到十八楼，出了电梯，见手术室门前不远处靠墙的椅子上坐着袁海霞的丈夫和父母，她怕惊扰人家，没上前打招呼，站在较远处。

她从十四楼的骨一科一路上来，想看看霞姐从手术台下来的样子，因为明天，她也要做同样的手术，她也会是同样的样子。她问过自己的主管医生寇医生，他说这种手术实施全麻，从手术台上下来，人是没有知觉的。她觉得很奇怪，自己和霞姐的主管医生是寇医生，主刀医生却不是他，从年龄上看，寇医生肯定超过四十，应该算比较有经验的医生了。

下午2点，手术室大门打开，袁海霞脸色惨白、戴着颈椎支架，僵直地躺在手术车上，毫无知觉地被推了出来。

手术车停在了手术室门口七八米处。“抬呀！”顺着声音，只见戴着口罩的护士吆喝着病人家属。袁海霞的老公、父母都呆呆地站在手术车两旁，不知从何处下手，一脸焦灼。麦苗急步上前，极想上去帮手，可怎么抬，从何处下手呀？霞姐浑身上下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输液管、输血管、输尿管、引流管、氧气管……从哪下手好呀？

“站在那发什么呆呀，来，你们两个男的，在这站好了，站成一条线，一个把手从病人腰下伸进去，另一个从大腿下伸过去，身体那边要见到手，听明白了没有？”手术室护士取下口罩，生气地说。

袁海霞的老公、父亲赶忙依言而行。

“抬！”护士喊道。

“不行，不行。”袁海霞老公急道，“脖子没人保护！”看得出，老公爱妻心切。



“我来抬头部！”袁海霞母亲反应过来。

“听口令，我说抬，记住，大家同时用力，明白了吗？”见大家都点了头，护士喊了声“抬”。

袁海霞老公梁行长负责抬腿部，他憋着一股劲，脸红脖子粗，使出了吃奶力气。袁海霞一米七六，他一米六六，个头比老婆矮了10厘米，骨架也小了一号，加上近年袁海霞患颈椎痛，运动少了，人开始肥了，腿粗屁股大。

独生子女政策在此的负面效应显露无遗，要是袁海霞有兄弟姐妹，哪用得着老胳膊老腿的父亲来抬，可怜了她爸，六十多岁的人，要抬虎背熊腰、人高马大的女儿，真难为了他老人家。

麦苗见状，急步上去，帮着扶稳袁海霞身上的各种管子，不让管子相互碰撞。大家齐心协力，艰难地将她抬上了轮式病床。

袁海霞的轮式病床被推回病房，手术室跟过来的护士叮嘱家属，3个小时之后，每隔两小时得给病人翻一次身，否则，背部会烂，如果烂了麻烦就大了。

两个多小时后，袁海霞从麻醉中渐渐苏醒过来，护工挽起衣袖，准备为她翻身。梁行长小心翼翼地把她满身的引流管、输尿管和输液管等挪到合适的位置，袁海霞的父亲配合着护工，把女儿的双腿、臀部和腰部慢慢先侧过去，同时，梁行长左手极轻地扶着她颈部，右手托着头，让她整个身子侧过身来，让背部和臀部得到休息。

麦苗坐在病床上，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心中悲戚：“天哪，明天，明天下午，我就是这副惨不忍睹样子呀。”

此时，麦苗突然见到妈妈出现在病房大门口，吃力地提着一个藏青色旅行包。

“妈，妈妈！”

麦妈跌跌撞撞直奔女儿病床，将旅行包往床边的椅子上一搁，扑向女儿。母亲双手抱着女儿两手臂，疼惜地说：“你这孩子，这么重的病，怎么不早一点告诉妈呢！”麦妈错怪了女儿，麦苗昨天来医院门诊部